

散文

逮鳖人邵风桥

刘彦章

豫东平原多水泽,西华县奉母镇前邵村有个老汉邵风桥,生得精壮黧黑,上唇天生裂口,乡里人唤他“豁风桥”。风桥擅逮老鳖,方圆百里称绝。

风桥第五子,他排行老么。他自小喜水,寒冬腊月掉进冰窟窿,湿漉漉爬上岸,爹也不恼,反在牲口屋拢火给他烤棉裤。火苗噼啪,老汉叼着烟袋笑:“这娃是龙王爷赏的。”七八岁上,风桥光着脚丫子沿河塘转,专掏黄鳝。泥鳅滑腻,黄鳝刁钻,他却能手到擒来,整日里浑身上下淌着腥气。

十六岁时,他拜师道遥镇刘寨村刘海龙——专学逮鳖。刘师傅一辈子使船玩鹰,绰号“水鬼”,是公认的逮鳖高手。师徒初见,恰逢暑气蒸腾。师傅眯眼望河湾,忽抬手指道:“瞧见没?那黑点是个老鳖。”风桥定睛细瞧,但见碧波微漾,隐有苍绿影子一闪。他扑通扎进水里,搅得浪花翻涌。俄顷,河底腾起两串“之”字形水泡。

师傅在岸上喊:“鳖入泥了!”风桥一个猛子扎到底,须臾捧出个青背老鳖,壳上水珠映日头,晶亮亮晃人眼。

师傅捻须颌首:“眼毒、手稳,是块料。”

风桥的绝活在“望气”。春水初涨,他蹲在柳树下,觑着水面浮沫能辨鳖踪;秋风乍起,他贴着芦苇荡走,听风过苇叶的簌响便知鳖藏何处。更奇的是他那手“立水功”——双臂如桨轻摆,身子直上直下,水深水浅全凭抬臂次数,抬一下,下降一米。某年麦收后,驻马店境内洪河决口后留下深潭,水寒彻骨。朋友捎信儿:“潭深鳖多,水极寒,敢来不?”风桥答:“能有多深?有底儿就敢下。”风桥闭气下潜九米,逮住个九斤重的金线鳖。潭深水压大,上岸时他耳鼻渗血,仍咧嘴笑笑:“潭底泥腥得很,鳖倒是肥。”

最传奇的是那年在北京十三陵

水库西岸,他瞥见八十米外水皮子冒个黑尖儿。船划至半途,老鳖早遁了形迹。风桥不急,卷起裤腿探脚入水,脚指头在淤泥里画圈。忽地身子一沉,双臂扎到水底,出水时,举着个澡盆大的老鳖,裙边足有巴掌宽。同行的河南老乡直了眼:“乖乖,这鳖怕不是清末就有,从别处爬到这里的!”

事后上秤,足足十五斤!风桥逮鳖有规矩。替人办事,管吃管住;逮不着,自掏腰包。他常背鳖篓走村串户,边逮边卖。患肝病求鳖血的、产妇催奶的,分文不取。奉母镇民政所刘所长病危时想吃鳖肉补补,他摸黑下黄泛区农场,背回二十斤活物。老所长从床下找出放出了多年的宋河老酒,颤巍巍敬他。他仰脖干了,抹嘴道:“吃完了捎信儿啊,管够!”

“七十年代,淘米洗菜;八十年代,浇花灌溉;九十年代,鱼虾绝代。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,河水浑了,鳖也稀了。风桥家里水泥砌筑立陡陡的

养鳖池早已荒废。儿子虽承了手艺,也只是皮毛,逮的尽是鱼塘里灰扑扑的养殖货。这些年,环境渐好,风桥重燃希望。去年路过野塘,他让儿子试手:“东南角苇根底下,头朝西南,二斤九两。”儿子摸上来一称,分毫不差。风桥随口道:“鳖性最灵,污水过河过塘,宁肯旱地爬十里也要逃。早年间,沙颍河水捧起就喝,成群的鳖在河滩晒晒儿,受了惊,骨碌碌翻着个儿向河里滚……能笑死人!”话头忽止,烟头在地上拧灭,老汉一脸失落。

暮色漫过河滩时,常见他独坐树桩上。远处建房的打夯机突突作响,混着村边坑塘野鸭子的嘎嘎声。“水清了,可鳖长得慢,怕是等不及了。我这手艺,多半儿要失传啊!”风桥眯起眼,恍惚又见少年时的光景:麦茬烂,鳖下蛋!母鳖趁着月光上岸下蛋。白生生的卵埋进温土里,像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秘密……



烟树繁花

鸿雪摄

随笔

古寺玉兰

司新国

一直感觉北京的春天比河南要迟些,谁知今年天气反常,竟比河南暖和许多。进入三月,那些寂寞了一个冬天的花花草草,便迫不及待地登场,热闹起来了。

早就听说大觉寺每到春天便花团锦簇,是人们踏青赏花常去之地。连翘、丁香、榆叶梅、玉兰、海棠、太平花次第开放,尤以古玉兰名动京城。

大觉寺的古玉兰植于雍正年间,树龄已逾三百年,堪称京城“白玉兰之王”。到大觉寺赏玉兰,很早以前就觉是雅事,只是屢次来京,要么无暇前往,要么错过了花期,一直未曾与之为伴。下午就要离京,上午闲着无事,索性一大早就起床,出门,过北五环向西,直奔大觉寺。

透过车窗,眼见得树吐绿,草绽青,杂花纷披。不曾想到的是去大觉寺的路上,两侧竟有那么多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玉兰,风姿绰约,楚楚动人。于是暗自寻思:既然所见已多,还去大觉寺做甚?一棵玉兰而已,除了年代久远,难道还有什么出奇之处?

正揣摩间,车转弯上坡,“■”建大

觉禅寺”匾额已入眼帘。

位于阳台山麓的大觉寺,建于辽代,据说因寺内有清泉流入,故得名“清水院”,后易名“灵泉寺”。明宣德三年(1428年)重修扩建后,宣宗皇帝赐名“大觉寺”。寺前平畴沃野,视野开阔,寺后层峦叠嶂,林莽苍郁。寺院坐西朝东,殿宇依山而建。大觉寺与乾隆皇帝有着不解之缘。从乾隆十二年(1747年)到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,乾隆多次游幸大觉寺,留下了很多墨宝。更让人惊喜的是张伯驹先生为大觉寺玉兰所作的诗词。张伯驹先生是我同乡。刘海粟先生说他是“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山峰”。先生一生耗尽心财致力收藏,为的却是“予所收者,不必终于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。他被启功先生誉为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”。

大觉寺是张伯驹先生常来常往、赏花赏花的“打卡”之地。先生来大觉寺赏玉兰,有时会住上三五日,于子夜时分端坐于树下如老僧坐禅,直至万籁俱寂,杂念烟灭,在香气袭人中入定方罢。遥想当年,先生一袭长衫,

于打坐中解花语悟禅意,直到白哲清瘦的脸上露出浅浅笑容,嘴唇翕动间吟诵的大约正是他的那首《玉兰》:“千斤一扫扫风流,城主芙蓉召玉楼。今日若逢班定远,也知头白悔封侯。锥处里中且自娱,含苞高映玉浮屠。谩辞自古皆欣赏,执笔休教教董狐。”

庙宇深处,山寺月中,古玉兰若遗世佳人,在先生笔下别具风韵。初进山门,见右侧钟鼓楼附近有一棵玉兰,将倩影随阳光勾勒在曲墙灰瓦上,近前逡巡一番才知并非古玉兰。拾级而上,过乾隆御题“动静等观”“憩云亭”“来去无处”,一直有暗香扑鼻,却遍寻不见古玉兰踪影。想必,古玉兰以孤、傲、奇取胜,以偏、静、幽远离尘器。寻古玉兰一如寻绩“策杖寻隐士,行行路渐斜。石梁横涧断,土室映山斜”。

疑感间走过“松柏抱塔”景观,左转由南路入四宜堂,眼前豁然一亮,“明慧茶院”大红灯笼高挂,院内一大一小两棵玉兰迎面而来。兀那小的正是经三百多年风雨而不凋,被乾隆帝和伯驹先生点赞的古玉兰。

莫道“红花绿叶总相宜”,古玉兰既无红花,亦无绿叶,有的是在万千繁华中不断做减法修得的纯真原始之美。就那么素面朝天地带着如雪的高雅,如玉的温润,花冠向上,亭亭玉立,摇曳于乍暖还寒春日。碗口大的花占据了所有的枝丫丫,像是生来只为开花,只为一世清白。枝柯若虬旁逸斜出很长很长,幸有三两树桩支撑相扶,如高山隐士、林下野客;不与寻常玉兰为伍,是为倨傲;不以浓妆媚俗示人,是为脱俗。以致绕树三匝,便似打开了流年陈香,心中感叹:人类之于古玉兰不过匆匆过客,朝代更迭,树是人非,三百年怕只是枝叶花

瓣上早被人骚客涂满了诗词歌赋、水墨丹青,自有曲高和寡、孤芳自赏的王者况味。

和古玉兰为邻的是粉白相间的“二乔”,取名不知是否得自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”句,虽然年头短,但要比常年经过修剪的古玉兰高出许多。不同之处在于,“二乔”的花瓣清瘦细长,花心的粉色若出水芙蓉,那一抹绯红,又如少女眉心一点胭脂。日斜光影,微风轻拂,一瞬间有了似曾相识的恍惚,让人觉得这娇羞可人的花儿,也许真的是二乔化身呢。禅院、清风、偶语,环佩叮当,袅袅婷婷,是你吗?细碎的脚步,轻轻、柔柔,醉了一地风情。

正如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”,看过大觉寺古玉兰,大概再无玉兰能与之比肩,让你眼前一亮了。此时阳光恰好,有蝶儿翩翩起舞,以柔软的触须,抵达花蕊那皎洁与殷红,透出来的是生命本质的纯真,缓解了俗世纷扰带来的焦虑。

古玉兰植于四宜堂。雍正所说“四宜”是“四宜春夏秋冬景,了识色空生灭源”,春生、夏荣、秋枯、冬灭,岁月更迭,四季流转。静观万物,人与物盛衰大抵相同。譬如玉兰开花花谢,和人一样难以逃脱无常,大概就是雍正对色空生死识得的一二吧。

出四宜堂已近午时,回首,院门上方的“明慧茶院”招牌分外醒目。喧嚣声起,游人渐多,那些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发烧友,正对着古玉兰和“二乔”“啪嗒”按下快门。我对玉兰只是呆呆地看着、喜欢着,一时无语。玉兰亦无语。

散文

邂逅城市中的野趣

柳岸

诗意与烟火,芜杂与清幽,城市与田园、高雅与凡俗,红尘与净土,甚至远方的原野与眼前的苟且,都不过是一种心情。若放空独行,也许瞬间逆转。

出门来,漫步独行,只想消除一些心中的琐碎,换一种心情而已。不觉走到一座小园子前。突然驻足,这不是原市政府南楼的东墙吗,何时改建成街头花园,而且还是一座有品位的小园子?临路有一块很大的景观石,围绕着石头,有树有花有草。再往里,绿植环绕中,是一座歇山式现代建筑,门开在山墙,门外是镂空的木质结构的棚架,里面有书、有座、有水,洁净而清爽。这一座造型别致的房子,墙面上竟然有木制“书吧”字样。这大概就是城市驿站吧,免费对外开放的休息休闲之地。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、换马的场所,是官方的,而且从来不会设在城里。如今,驿站却成了便民服务站,暖心、贴心、舒心,传递着新时代理的幸福。

看着“书吧”两个字,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爱书、写书之人,看到“书”字,自然会生出一种亲切感。曾经,我想过自己经营一个“书吧”,有一方天地,不论大小,不方位,配上茶水,营业不营业无所谓,只要有人聊天讲故事,类似蒲松龄的聊斋,那一定是很美的事儿。

进了小园子,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。想起了小时候,秋天的傍晚,大人们都在地里旋红薯片儿,孩子们把旋好的红薯片儿撒在田地里。麦子刚刚种上,麦苗还未出土,地还都裸着。耩麦子时推起田埂,起伏地承接接着红薯片儿,不但不容易压住,而且还有空隙,红薯片儿更容易晒干,天气好的话,一两天就能收回。晚上天光很弱,地里却很热闹,大人孩子都很兴奋,喊叫声此起彼伏。我时常对着东北一片光亮发呆,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,为何在黑暗中独自发出光亮。我知道,那光不是月亮星星的光,因为它们的光清冷而暗淡。那一片在浓重的夜幕下冲天而起的光亮,很像黎明前的曙光。那里会住着神仙吗?有一次,我实在忍不住了,便问正在上学的哥哥。哥哥告诉我,那是县城。一个乡野孩子,真的不知道县城里为何晚上还会发光。那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?遥远、神秘,发着光亮的县城,从此存在于我的憧憬里。后来,我在写《浮生》时查阅县志,发现淮阳曾经办过小报,有一期报道了淮阳人发明红薯储藏的新方法,就是切片晒干,可以作为经年不坏的口粮。原来红薯切片储藏是淮阳人的智慧。神农教民稼穡之地,农耕文化在绵延不绝地传承着。

我的目光轻飘不定,漫不经心地掠过匆忙的行人。突然,一棵树闯进我

的视野,就在马路对面,一棵很大的树,好像被保护起来了。之前,从这里走过无数次,却从未有所发现。只记得那儿好像是臭烘烘的垃圾站,没有谁愿意停留,现在突兀地出现了这么一棵高耸繁茂的大树,好像海市蜃楼一样让人惊诧。我走过去看看,好像是野生的楮树,被围墙圈起来了。楮树是古老的树种,有着极强的生命力,基本是野生的。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里有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天;鱼在于渚,或潜在渊。乐彼之园,爰有树檀,其下维■。它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的句子,这个“■”就是楮树。还有文献记载,春秋时期郑国的商人从楚国贩来楮叶。眼前的这棵楮树好大,郁郁葱葱,透着旺盛的生命力。树冠像一个硕大的华盖,傲然独立于墙外一米之处,遮盖了半堵墙壁。它裸露的根,像一头被激怒的斗牛,低头敛角蓄势待发,竭尽全力地支撑着树干,供养着枝叶的蓬勃。我确定这是一棵野树,透出了野的顽强、野的力量、野的不羁、野的自我。大自然的神奇,无处不在,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最好模样,所谓道法自然,也许优质杂交树种,犹如病梅,窃尽人间奇巧,却也长不成如此参天昂扬之姿。

一棵野楮,生长在城市的街道旁边,为城市注入了生机。它竟然被青砖围墙保护起来,而且围墙竟然还留有门。远远看去,景观围墙的这个门,就是镶嵌在墙上的一幅由树干、树根和草地组成的实景图。

好奇心带我钻进了围墙的小门。粗壮的树干,有着石头一般的手感,裸露的根,透出生命的光泽。里面竟也别有洞天。郁郁葱葱的芭蕉靠墙立着,围绕芭蕉的是薛荔和金边女贞,看似随意的两块石头,也是匠心独具。挨着芭蕉是一个废弃的木制打谷机,上面放着绿植。与树根相映成趣的是一棵八角金盘,靠外一点是一个画上图案的木箱子,估计里面是配电装置。一个小小的空间,没有一丝的荒芜和繁杂,每一处都是精心设计的,令人叹为观止。出了围墙门,看到南边的一堵墙上,竟然还镶嵌了一些泥塑狗摆件,整堵墙仿佛是一幅民俗画,透出古陈地的余韵与雅致。围墙外是砖砌木面可供人们歇息的座椅,有几位带孩儿的家长,在那儿逗孩儿聊天。还有几位老人,在树荫下下棋斗嘴。紧邻座椅的是精致小巧的花草带。承接花草带的,是一堵别致的景观墙。所有的设施,都精雕细琢毫无间歇地对接。这精细,宛如人的气质与品位,为城市增添了内蕴与格调。

一棵野楮,历尽风霜雨雪,岁月沧桑,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,成了精美小园的主角,不但体现了人文与自然、环保和本原的和谐,而且是古朴的文化传承。它见证了周口的破茧蝶变,将成为文化周口、幸福周口的新标志。

我当“采访助理”

何建华

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,我成为西华县老促会的一员,主要做当地红色文化挖掘整理和推介工作。

西华是周口市唯一全域革命老区县,红色文化点多面广,资源丰富。刚开始,凭着一股热情,我写了一些小文章,偶尔也会在报刊上露一露,心有小得意。但是,写着写着,发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,干巴乏味,缺少感人的力量。其实,自己心里清楚,属用功不足,挖得不透,而要继续往深处做文章,又感力不从心。

迷茫之际,2019年8月底,我们接到市老促会通知,周口日报社《周口红色记忆》采访组要来西华采访,顿感正打瞌睡时有人递了个枕头。西华县老促会会长张保亭等领导对此高度重视,特意安排我和尚华平等配合采访,并力争让采访组到西华多来几次,多出大稿子。

自此,我便进入“采访助理”角色。采访组一行来西华初定的采访任务仅有两个,一是到“三岗”革命根据地旧址采访,二是到杜岗会师

纪念馆采访。两个选题都不错,现有资料充足,采访难度不大,稿件很快于2019年9月11日、12日见报。初战告捷,接下来,我们绞尽脑汁,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选题,多次与《周口红色记忆》采访组联系。由于西华有较多的革命故事,采访组也十分重视,一次次来西华挖掘、整理。

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,采访组撰写的与西华有关的十多篇“红色记忆”稿件先后见报。更令人欣慰的是,其中多篇稿件被推送到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。之后,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周口红色记忆》一书,这批文章被悉数收录。

陪同采访那阵子,记者们看我工作挺卖力,人又实在,称赞说:“西华老何是真正的红色文化志愿者!”更让我感动的是,2020年6月23日《周口日报》刊登《张仁甫:黄土地上的红色旗帜》一文时,文章后面特意“点”了我的名,其字面是“本文采访时,得到西华县老促会何建华的大力支持,特表示感谢”。当了一年多“采访助理”,值了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—2025.8.1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dyayuan@126.com